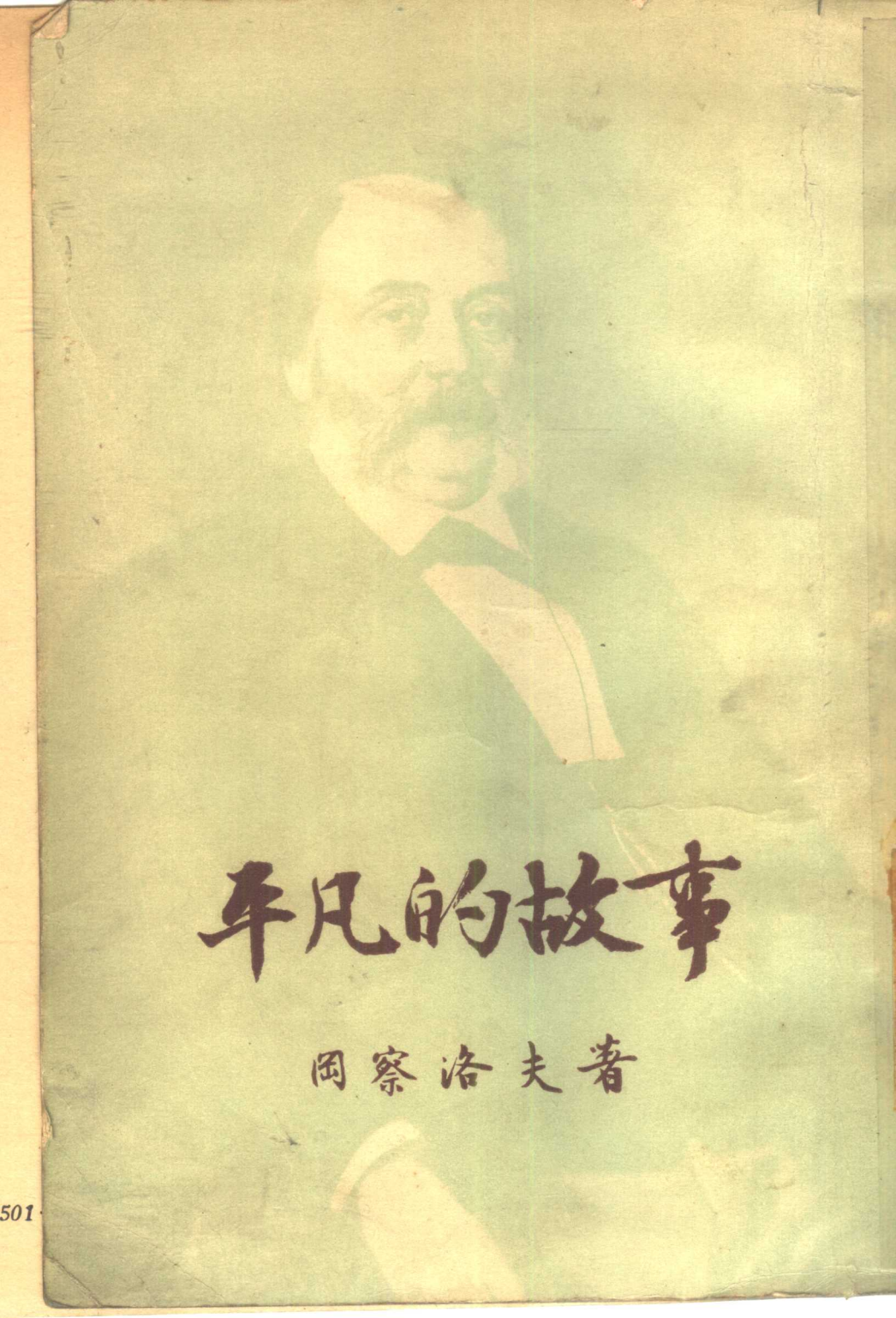


A faint, sepia-toned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suit and tie, is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平凡的故事

岡察洛夫著

岡察洛夫

平凡的故事

黃裳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作者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通過一個地主的兒子到彼得堡以後的經歷，他的幾次戀愛的失敗，他怎樣在沙皇專制統治下的舊社會裏逐漸磨光了一個青年的淳樸與熱情，變成了一個地道的「紳士」的曲折過程，真實地刻畫了時代的面貌，在他的天才的筆下，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的典型，以無情的嚴厲與真實呈現在我們面前。原作發表在一八四七年的同時代人上，獲得了普遍的重視。兩年之後，才開始發表他的第二部著名小說奧勃洛莫夫。

I. A. Goncharoff A Common Story

William Heinemann, 1894
英譯者爲 Constance Garnett

平 凡 的 故 事

岡察洛夫著

黃 裳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證號

中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17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5 13/16 插頁 16 字數 332,000

(原平明版印 6,000 冊)

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定價(6) 1.70 元

CAF50/09



岡察洛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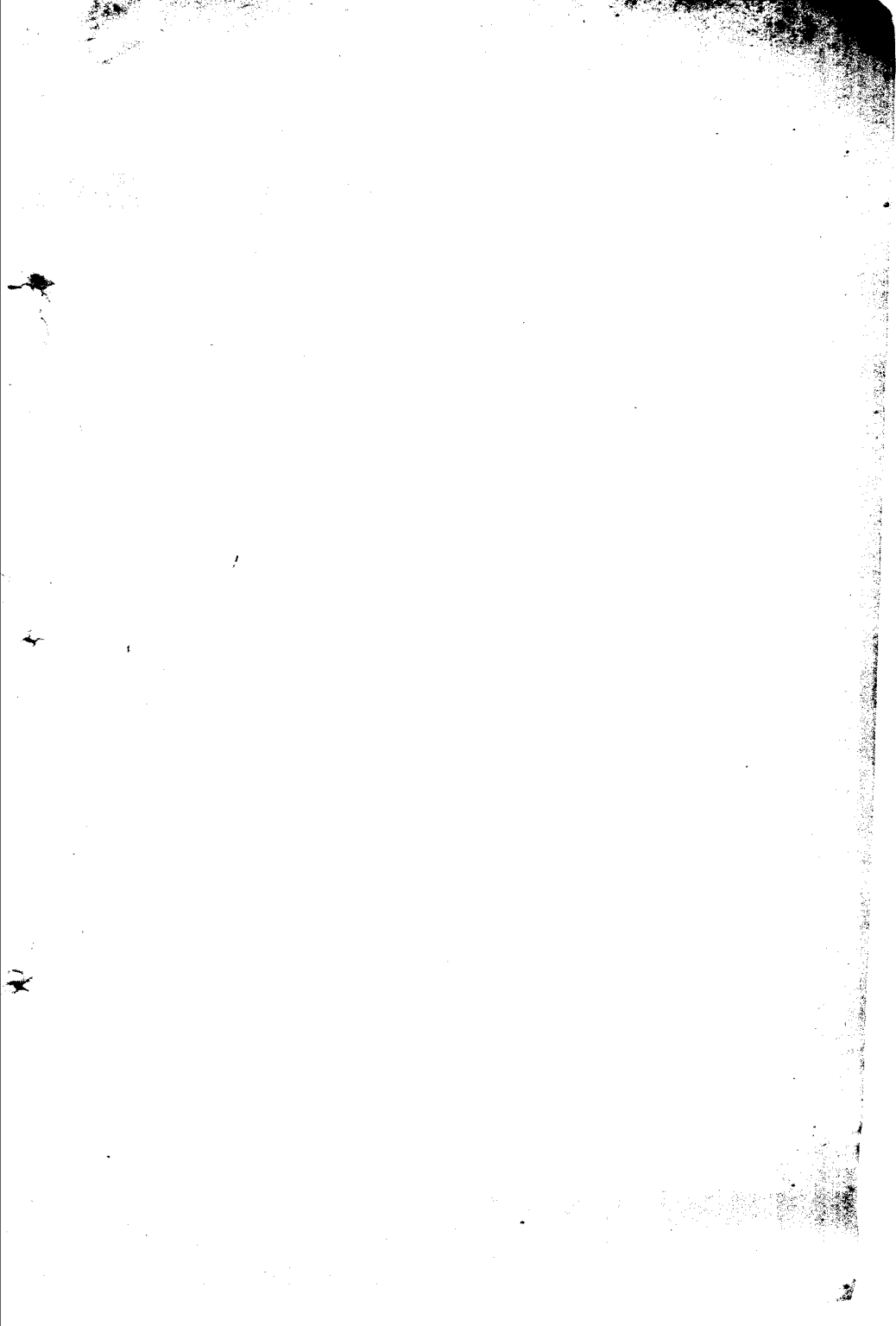
(拉烏洛夫繪)

統一書号：10078·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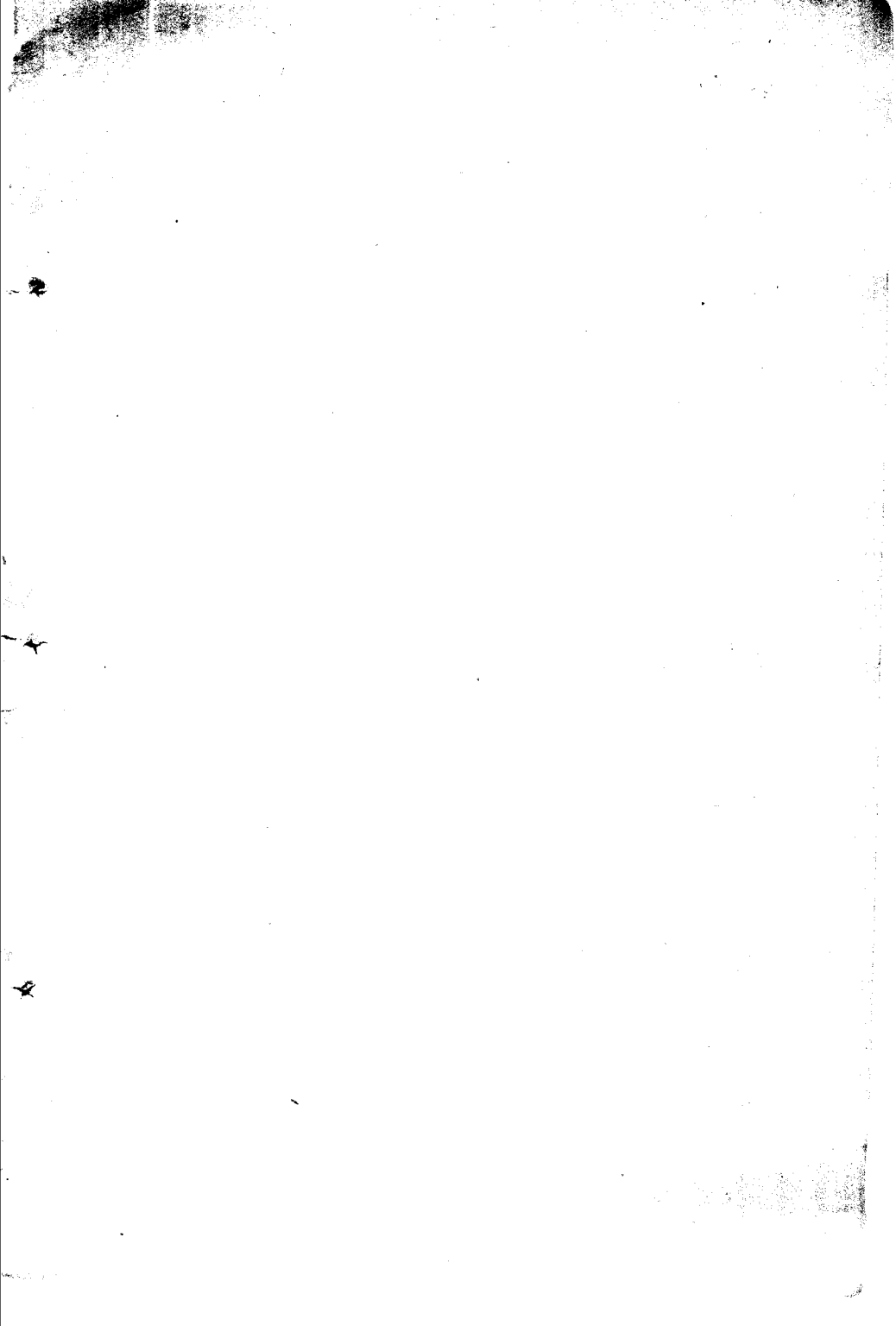
定价：一元七角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平凡的故事



第
一
部



第一章

一個夏日，在格拉契村一個中產地主安娜·巴甫洛芙娜的田莊裏，全家上下，從女主人到家犬巴波斯，在破曉時就都已經起身了。

可是安娜·巴甫洛芙娜的獨子，亞歷山大·斐德里樞却依然沉醉於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的美夢裏，家裏其餘的人都匆忙地跑來跑去。可是他們全都用脚尖走路輕聲說話，這樣才免得吵醒了小主人。假使有人弄出一點聲響，或是說話的聲音高了，安娜·巴甫洛芙娜就會像一匹激怒了的母獅子似的馬上跑出來，用了嚴厲的叱責或是惡毒的詞句斥罵責罰這不當心的人，甚或當她的怒氣和衝動都湊到一塊的時候，就會更加上一拳。

在廚房裏三個僕人忙着準備夠十個人食用的午餐，雖然整個的家庭也不過只是安娜·巴甫洛芙娜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斐德里樞兩個人。車房裏的人在洗刷車子和加着油。大家全都在忙着，用了全力工作得滿臉是汗。巴波斯是唯一的一個無事可做的，可是即使是牠也都用了牠自己的動作方式在這總動員中參加了一份。當一個男僕或車夫走近了牠或是一個下女從牠身邊跑過時，牠就搖着尾巴焦急地嗅着走過的人們，這時牠的眼睛就好像是在發問：「他們會不會告訴我為什麼今

天大家都這麼忙？」

忙亂的原因是爲了安娜·巴甫洛芙娜要送她的兒子到彼得堡去服務。或是，如她自己所解釋，去見見世面，同時也表現一下他自己。在她這真是一個要命的日子！也就是爲了這個她才顯得如此哀毀而不快。在悲戚之中，她不時開口支使一下僕人，却總是說到一句話中間某一個字的地方就打住了，她的聲音變了，要是來得及就轉過身去，拭去她的眼淚，不然就讓眼淚落入她親手收拾的放進麻布衣櫥去的薩申卡^①的箱子裏。

眼淚老早就塞在她的心裏，又湧到了她的喉管，使他哽咽，準備着一下子爆發出來；可是她却總是保留着這些眼淚，等到分手的時候再用，不肯一滴一滴的浪費掉。

不僅安娜·巴甫洛芙娜一個人是爲將近的別離而傷心。薩申卡的僕人，葉夫賽，也異常傷心。他要隨他的主人到彼得堡去的，不得不離開公館裏最溫暖的角落，阿格拉芬娜房間中爐邊的角落。她是安娜·巴甫洛芙娜的「管家大臣」，同時，在葉夫賽看來也是最重要的人，她掌管着倉庫的鑰匙。爐子後面的屋子只能容下兩把椅子和一張桌子，上面放着茶、咖啡和吃的。葉夫賽在爐子後面與阿格拉芬娜的心中是久已佔得了一席地的了。另外一張椅子，她是留下來給自己坐的。

葉夫賽與阿格拉芬娜的關係在公館裏是早已成爲陳舊的故事的了。他們，像世界上每一個人一樣，成了偶語與毀謗的話題，也像所有其餘的人一樣隨即給忘掉了。即使是他們的女主人看見他

① 薩申卡就是亞歷山大。

們在一起也逐漸覺得習慣了，他們在一起過了整整十年快樂的日子。有多少人能在一生中計數出十年快樂日子的呢？可是現在分離即在目前了。再會了溫暖的角落，再會了阿格拉芬娜·伊凡諾芙娜，再也不能玩牌了，再也沒有咖啡，伏特加和白酒了——一切全都得再會了！

葉夫賽沉默地坐着，深深地歎着氣。

阿格拉芬娜，臉上罩着一層霜，忙着她自己的職務。她用她自己的方式來表示她的憂愁。今天她倒茶時都生着大氣，平日斟給女主人的第一碗濃茶今天給她倒掉了，任何人要享用它她好像都不能忍受似的。對於任何斥責她都木然，毫無所感。

她燒咖啡太久了，奶油也給燒焦了，杯子從她的手裏滑了出來。她把托盤放在桌子上面的時候非碰一下不可，食櫥和房門也非要砰的一聲關上不可，她不會流淚，可是轉而對任何東西任何人都生着氣。這個，可以算是她的脾氣中的顯著的特點。她平常很少有稱心如意的時候，樣樣總不十分合她的胃口，對於每一件事她總是抱怨着的。可是在現在，對她有着重大的意義的一刹那，她的脾氣算是發揮盡致了。她對待葉夫賽顯着特別的不高興。

「阿格拉芬娜·伊凡諾芙娜！」他用了一種悲傷抑塞的聲音說着，這跟他的高大粗壯的身體顯得十分不稱。

「哦，你爲什麼坐在那兒，你這個呆子？」她問，就好像他這是第一次坐在那個地方一樣。「走開，我要拿一條毛巾。」

「啊，阿格拉芬娜·伊凡諾芙娜！」他懶懶地重複了一句，歎了一口氣從他的座位上站了起來，等她拿去了毛巾以後馬上又坐回去了。

「他除了哭泣以外什麼都不會！這傢伙簡直是黏在這兒不動了。老天爺，這多麼討厭，簡直就躲不掉他！」

她將湯匙丟在污水盆裏弄出了很大的響聲。

「阿格拉芬娜！」在另外一間房子裏突然喊着，「你昏了頭了！你不知道薩申卡在休息嗎？你是想找打了，還是怎麼着，是要跟你的情人作別了吧？」

「別動，你——要像死人一樣地坐在那兒！」阿格拉芬娜像一條蛇一般噉噉地說着，用兩隻手擦着一隻碗，好像想要把它弄成碎片似的。

「再會啦，再會啦，」葉夫賽說，長歎了一聲，「這是最後一天了，阿格拉芬娜·伊凡諾芙娜！」
「謝天謝地！活該，不干我的事，這地方總該寬綽了。出去，人家簡直插不下腳去，你的兩隻長腿把這兒都給塞滿了！」

他碰了碰她的肩膀，可惹起了她怎樣的一種反應來！他又歎了一口氣，可是沒有移動，他根本就不必要移動，阿格拉芬娜也不是真想讓他挪開。葉夫賽明白這個，所以並不覺得不安。

「我不知道什麼人會補上我的缺？」他問話的時候往往要歎口氣。

「鬼！」她粗暴地回答。

「上帝！只要不是普洛士加就好。可是誰來陪你玩牌呢？」

「就算是普洛士加罷，這又有什麼關係？」她生氣地問。

葉夫賽站了起來。

「別跟普洛士加玩牌，聽我的話，不要罷，」他焦急地說，帶着點脅迫的味兒。

「可是誰能攔我呢？你，請問，就是你這個呆鳥嗎？」

「我的親愛的，阿格拉芬娜·伊凡諾芙娜！」他開始懇求着，抱緊了她的腰，我應該這樣說，他緊緊地抱住了她整個的腰身。

他對他的擁抱的反應是用肘尖在他的胸膛上頂了一下。

「我的親愛的，阿格拉芬娜·伊凡諾芙娜！」他又重複了一句，「普洛士加會像我一樣的愛你嗎？看看他，他是多麼不要臉的傢伙，公館裏沒有一個女人他不沾惹的。可是我——啊！在我你就是這世界上唯一的女人了。如果不是主人的意思的話——噉！」

說到這裏他哽咽了，兩隻手在空中搖擺着。

阿格拉芬娜再也忍不住了，她的悲痛終於化作眼淚迸發了出來。

「可是你還要離開我嗎，你這天殺的？」她說，哭泣着。「你這是嘮叨些什麼呀，你這傻瓜？我會跟普洛士加在一塊兒！你還看不出他連說話都是莫名其妙的嗎？他除了會用兩隻笨手來抱別人之外什麼都不成的。」

「他真這麼着來過嗎？喲，這個畜生！你也從來沒有告訴過我！我得讓他明白明白。」
「還是看我的罷！難道說在這公館裏就是我一個女人不成？我會跟普洛士加在一起！這是怎麼說的！跟他坐在一起我都受不了，這個豬羅！你得時時提防着他，不然他就會暗地裏說什麼壞話，這你是不會注意的，當然了！」

「要真的會有這種事的話，阿格拉芬娜·伊凡諾芙娜——那可就太糟了，你明白——還是讓格里士加佔了我這兒的位子好一點；至少他是一個規矩人而且作事也勤謹；他是從來不多嘴的——」
「我有一個主意了！」阿格拉芬娜撲到了他的身上。「你為什麼拿別人向我身上栽，就好像我是和——和那個一樣！去罷，我說，我是決不會去投進別人的懷裏去的。只有跟你，你這個壞東西，這真讓我沒有好氣，我真後悔。就是這個主意！」

「天可憐見你！我心裏才算放下了一塊石頭！」葉夫賽喊了起來。

「你開心了！」她又尖叫了一聲，「你還能高興的時候倒也真不容易——就這樣一直快樂下去吧。」

她的嘴唇氣得發白了。兩個人都沉默下來。

「阿格拉芬娜·伊凡諾芙娜，」過了一會葉夫賽囁嚅着說。

「呸，又是什麼事？」

「怎麼啦，我簡直全忘了；這一整個早晨我還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呢。」

「噉，你就是爲了這個。」

「我愁得吃不下東西了，親愛的。」

她在食櫥的底層裏一塊沙糖下面拿出了一杯伏特加和兩大片麵包火腿來。這都是她用她自己的仔細的手老早給他預備了下來的。

她把麵包扔給他，就和人難得扔給狗一塊骨頭一樣。

有一塊掉在地板上。

「這兒，現在，給你預備好了！是啊！給你的，看噉着你。噉，別噉得讓滿屋子人都聽見！」
她裝出一種厭惡的神情離開了他，可是他慢慢地就開始吃起來了，懷疑地望着阿格拉芬娜用一隻手掩了嘴。

這時候馬車夫和三匹馬在門口出現了，馬脖子上套着弓形的頸圈，在鞍子上繫着的小鈴，像醉漢的嚙語似的響着。然後就被扔到門房裏去了。牠們被牽到馬房門口的遮簷下去。他脫下了帽子，從帽子裏掏出一條髒手巾來擦着臉上的汗。安娜·巴甫洛夫娜從窗子裏看見了他，她的臉色變得蒼白了。她的雙膝在下面顫抖着，兩臂無力地垂下來，雖然這些原是她早已料得到的事。她努力振作了一下，叫着阿格拉芬娜。

「悄沒聲地，跼着脚尖去看看薩申卡還睡着沒有，」她說。「也許他要睡過頭了，好寶貝，這是最末一天了，過了今兒我再也看不見他的一切了。可是慢着！你不能去。你準得會像一頭牛似的

闖進去的。還是我自己去罷。」

她就去了。

「去罷，現在，說來說去你還不是一條牛，我猜，」阿格拉芬娜跟自己叨嘮着。「一條牛，正格的！多有這樣幾條牛你就開心了！」

亞歷山大·斐德里樞自己碰上了走來的安娜·巴甫洛芙娜，他是一個在青春的峯頂上的漂亮的年青人，健康而充滿着精力。他快樂地向他的母親道着早安。可是猛地看到了箱子和行李他好像受了很大的紛擾，沉默地走開到窗下去，開始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劃着。過了一分鐘，他就又跟他母親談起旅行的準備來，看來毫無心事，甚至頗爲愉快的了。

「你怎麼會睡到這樣遲才起來，親愛的？」安娜·巴甫洛芙娜說。「你的臉是不是有點腫了？讓我拿玫瑰露來擦擦你的眼睛和臉龐。」

「不，我不要的，媽媽。」

「你想吃點什麼早點心？先喝茶，還是咖啡呢？我都囑咐過預備好了。我還預備了一點炸牛排和酸乳酪餅——你想吃什麼？」

「吃什麼在我都是一樣的。」

安娜·巴甫洛芙娜繼續整理着內衣，隨即停下手來用了一種悲愁的眼色望着她的兒子。

「沙夏，」過了一會以後她說。